



童子蹴鞠图瓷枕

## 瓷枕上的“足球运动”

□李立华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又开始了！看球说球又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件乐事。

河北磁州窑有一件“童子蹴鞠图”瓷枕存世，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该瓷枕为宋代著名民窑“张家造”生产，枕面绘画的就是一个正在全神贯注踢球的小童子。小童梳双丫形发髻，上穿左衽窄袖花衫，下穿肥腿长裤，腰系缎带。“童子蹴鞠图”巧妙定格了踢球小童的一个瞬间动作：双臂外张，手藏袖内，上身前躬……画面形象生动，人物呼之欲出。

“童子蹴鞠图”瓷枕，既是古代瓷器中描绘儿童形象的代表佳作，也是反映宋代蹴鞠历史的重要实物。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踢圆”等，“蹴”即用脚踢，“鞠”系皮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球。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古都临淄，《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笙、鼓瑟、蹋鞠者”。齐宣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由此可见，在距今二千三百多年或更早的一段历史时期，蹴鞠就已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娱乐方式，而且在民间广为盛行。

《西京杂记》记载：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父亲刘太公接到长安城的未央宫养老，吃穿用度极尽豪华，终日看歌舞伎乐，但他却并不满意，闷闷不乐。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凡夫走卒、屠狗杀牛之辈，娱乐活动离不开斗鸡、蹴鞠。于是，刘邦下旨，在长安城东百里处，仿照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了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到新城，刘太公也迁住到那里，又开始“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汉书》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以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类似于今天的球星）。由于蹴鞠运动兴盛，汉代还出现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可惜后来失传了。西汉项处是第一个因足球而名垂史册的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处不听，仍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项处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

“童子蹴鞠图”产生于宋代。宋代，是蹴鞠运动的繁盛时期，在小说《水浒传》中，施耐庵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虽然人物事迹有所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宋代足球的踢法，有用球门的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所谓“白打”，有“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之说，意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部位完成的一套踢技，“白打”高手能使“球终日不坠”。可见，宋代时期的蹴鞠运动，已由最早的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

另外，宋代人对鞠球要求很高：球壳由“十二片香皮砌成”，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球的成品要“正重十二两”；规格要“碎凑十分圆”……关于这一点，“童子蹴鞠图”瓷枕是极好的实物例证，画面上的鞠球在缝制外形上与现代足球并无二致。

藏品鉴赏

## 古泉界

### 王莽新钱“金错刀”

□清宸

“金错刀”这种古钱币在汉代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它是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后所铸。唐朝张彦远的著作《法书要录》上载：“（金错刀）为王莽摄政时铸造，以黄金错镂其文，也称错刀”，仅流通两年时间后就废止了，所以传世很少。不过“金错刀”制作考究，工艺独特，质量上乘，品相精美，是中国货币史上顶尖艺术品，为历代古泉家们所珍爱。

刀币是继贝币之后流通使用的古代钱币。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富强的割据小国开始制造并使用刀型币。而到了汉代，主要是通行半两和五铢钱（也有三铢钱）。王莽建“新”后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推行新的货币制度，在保留五铢钱的同时，又发行三种钱币：与五铢钱形状相近而尺寸较大的“大钱”；形状与先秦的刀币接近的“金错刀”；以及形状和金错刀接近，但没有用黄金填字的“契刀”（一枚值五铢钱五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错刀”其实是一种虚值币，虽说是“二枚可兑换黄金一斤”，可实际上，它只是王莽用来搜刮民间金银的工具和手段。

但当年王莽下令铸造“金错刀”还真是不吝工本，对该种新币的设计，也是精益求精。由此，王莽被历代藏家誉为“铸钱第一高手”。“金错刀”是中国最早使用错金工艺制成的钱币。它呈环首方孔、形如小刀。环柄就是一方孔圆钱，用优质青铜浇铸而成，环上有两个阴刻的字，上曰“一”，下曰“刀”，字陷处填以黄金，打磨后令字面与钱面平齐。刀身上铸有阴文“平五千”三字。在古汉语中“平”就是“值”的意思，这就表示这样小小一枚刀币，当时的价值等于五千通行的五铢钱。整个刀币古拙稳重，且不乏秀美之气，布局也相当匀称。币面“一刀平五千”的铭文更是书写流畅，气韵生动，完全体现出了新莽时钱币钱文纤细、工艺讲究的特点。在中华古钱币史上被誉为“钱绝”，乃名副其实的币中极品。

同时“金错刀”这种钱币在中华语境中还有较为独特的意义。李白诗中有“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的句子，而后衍生出“一诺千金”的成语。说的就是为人在世，应该重诺。真正的承诺，重于千金。除李白外，很多文人也都爱用富有审美意义的“金错刀”来指代钱币、钱财。像汉代张衡《四愁诗》里的名句：“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杜甫《对雪诗》中的：“金错囊徒罄，银壶酒易熔”，及韩愈《船》诗写的：“尔持金错刀，不入鹅眼里”等。不过关于“金错刀”最著名的句子还是和它同时产生、铸于币身的“一刀平五千”。北宋文人刘敞有一次请诗人梅尧臣喝酒，为助酒兴，他特意取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齐国刀币和王莽时期的“金错刀”进行展示。梅尧臣借此机会，可谓是大开眼界。可目睹过“金错刀”之后，他仍是念念不忘，便特意写诗《饮刘原甫家》一诗，以为纪念：“探怀发二宝，太公新室钱……次观金错刀，一刀平五千。精铜不蠹蚀，肉好钩婉全。”



金错刀

## 百姓收藏故事

### 静谧优雅的清末竹制花器



清末竹制花器

□刘英杰

传统竹编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岁月风化和风霜砥砺，尽管高古器物遗存不多，使人们难以窥见那些精湛高妙的古代竹编工艺，但从其他艺术品的罅隙里依然可以闪现其久经传唱的曼妙芳姿。

从某些程度上说，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形成与竹编便有着密切的关系，先人无意中发现涂有黏土的容器在经火烧过后不易透水，可以盛放液体。于是以竹藤编制的篮筐作为模型，再在篮筐里外涂上糊泥，制成竹藤胎的陶器。在火上烘烤制成器具。后来人们直接用黏土制成各种成形的胚胎，就不再使用竹编编织。但是还是对竹藤几何图形十分喜爱，便在陶胚半干状态在其表面拍印上模仿篮、筐、席等编织物的纹样作为装饰。在殷商时代，竹藤的编织纹样丰富起来。在陶的印纹上出现了方格纹、米字纹、回纹、波纹等纹饰。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竹的利用率得到扩大，竹子的编织逐步向工艺方面发展，竹编图案的装饰味道越来越浓，编织也日见精细。

岁月流转，尽管陶瓷工艺成为一个时代最为精绝的艺术品，但竹编工艺并未凋零，而是以更加奇巧静谧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美丽与柔韧。从秦汉到唐宋，尽管出土器物中因材质局限我们难以得见竹制品，但从其纹饰及纹样中不难发现它参与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高昂与低落。延至明清时期，应该说这个时期不但是瓷器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竹编工艺最为精彩绝伦的时期，苏浙一带从事竹编的艺人不断增加，游街窜巷上门加工。竹席、竹篮、竹箱都是相当讲究的工艺竹编。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创制了不少上档次的竹编器皿。如珍藏书画的画盒、盛放首饰的小圆盒、安置食品的描大圆盒等。明清时期，特别是乾隆以后，竹编工艺得到全面发展，苏浙一带出现了竹篮、花器等陶冶生活情趣的装饰品。

笔者曾见到一件清末花器，包浆漂亮，器形优雅，分内外两层，外层有双系，内层为一多棱型竹筒，不但整体增加了花器的重量，而且使得花器在优雅静谧之外，又多了一份从容和庄重。此花器应该是苏浙一带的制品，底部刻有名款。苏浙工艺品名款虽不时有贡品，但多数为民间手艺人作品。因此到底是何处所作，尚不明了，因为苏浙一代以竹编名闻后世的便有丹阳、东阳、益阳等地。

无论如何，它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遗珠在野的荣光。这件花器所体现的高超技艺、独特风格、优美造型，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其精细编织与典雅色彩、劲节之竹与魅影之花、硬朗与柔美的组合，给人以相得益彰的美感。